



南开大学九十年
纪念丛书

南开话剧史料丛编

NANKAI HUAJU SHILIAO CONGBIAN

编 演 纪 事 卷

崔国良 主编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

南开大学九十年
纪念丛书

南开话剧史料丛编

编 演 纪 事 卷

崔国良 主编

夏家善 李丽中 副主编

崔国良 周恒卫 编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天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开话剧史料丛编.3, 编演记事卷/崔国良主编. —天津:
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09. 10
ISBN 978-7-310-03272-3

I. 南… II. 崔… III. ①话剧—戏剧史—天津市②话剧—
编剧—研究—天津市③话剧表演—表演艺术—研究—天津市
IV. J8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7579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肖占鹏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: 300071

营销部电话: (022) 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 (022) 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502200

*

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787×960毫米 16开本 41.125印张 4插页 590千字

定价: 260.00元(三卷)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 电话: (022) 23507125

纪 念

南开大学校庆九十周年（1919—2009）

南开话剧一百周年（1909—2009）

张伯苓诞辰一百三十三周年（1876—2009）

曹禺诞辰九十九周年（1910—2009）

张彭春诞辰一百一十七周年（1892—2009）

南开大学九十年纪念丛书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陈 洪
副主任 张 静 刘景泉
委 员 朱光磊 孙广平 张 亚
吴志成 李 靖 肖占鹏

《南开话剧史料丛编》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陈 洪
副主任 刘景泉 肖占鹏
委 员 (依姓氏拼音为序)
陈 洪 崔国良 李瑞山
李锡龙 刘景泉 乔以钢
王之江 吴志成 肖占鹏

南开是我从艺剧影的摇篮

(代序)

黄宗江

“我是爱南开的”，这是少年周恩来告别母校之语，还刻在今日天津南开中学的檐头。我作为他的晚辈同学，如今也年过八十，可称老人黄宗江了，仰望此碑碣，能不衷心地共此呼唤：“我也是爱南开的！”

百感交集。犹忆抗日战争期间，我在重庆做话剧演员，写过一篇散文，题为《初恋》。我是这样写的——

“有星星的晚上，讲初恋的故事，几乎无从说起。

“那时候我在一个中学里读书，想演戏没演过戏。礼堂里演了一出法国名剧，男主角是当代名家。看完之后，我又钻进礼堂，看那个名家趿拉着厚底鞋在照相。场子里空无一人，台上有光，和上演时一样亮……

“戏演过之后，好几个黄昏，我徘徊在礼堂旁、白杨树下，是什么使得我这样怅然呢？白杨吗？台上消失了的灯彩吗？那名家的演技吗？……

“只是一些光影，我喜欢这些光影正巧映在舞台上，自做卜解，命定了做剧人。”

文中的中学就是南开，名剧是曹禺改写的莫里哀的《财狂》，导演是张彭春，舞美设计是永恒美丽的林徽音，男主角就是曹禺（学名万家宝）。所以标一个“男”字，因为他过去在学校里演的常是女角。比他年幼约一轮的我，也终于在这台上演剧了，演的也是女的。比曹禺年长约一轮的周恩来更是常演女主角了。“文革”后，我应邀去重庆怀旧，参加了又一次的雾季戏剧节，四川的南开中学邀我去演讲，校长用浓烈的、有如川剧的声腔向同学们介绍说：“周恩来同志、曹禺同志、黄宗江同志，是我们南开三大——女演员！”

在周、曹、黄不同的三代,南开女中已经成立,就在隔墙,演剧却还是男女分演,不免有了男演女、女演男的现象。虽男女分演,还是开放得可以男女合看的。我在原始意义即儿女情上的初恋也还是发生在这礼堂、这舞台上的。她演了一个独幕剧,欧阳予倩著《回家之后》中的女主角,我就一见钟情,默默地暗自写了一年的日记。直到我们上了同一大学,才男女合演地演了《雷雨》。她演四凤,我演周冲。生活中周冲的爱情也必然地没有归宿,像一场雷雨,不,是像微风细雨,却也连绵难忘地终其身。

作为一个中学生,不能只是演剧、单恋,中心还是听课读书。我终身最难忘的还是我的恩师们。我的国文老师张中行,方从北大毕业,传其自由校风,连上课要点名都反感,赞我作文自由选题。他居然说“当代中国一、二流文学家不过如此”,夸得我至今都不好意思出口,鼓励所及,我自由选题至今。我的英文老师李尧林,他是巴金的三哥,毕业燕大,自由之风不下于北大。我在班上用英语表演的基度山伯爵,至今我仍自认为是生平杰作,惜乎课堂外无观众。我的数学姜老师——我真对不起他,他是数学大师、南开大学教授姜立夫的后人,还是我的温州同乡,对我格外关照,惜乎我只能勉强及格。我至今告诫我的子孙,即使立意从事文史,也不可偏废数理。全面发展的学生是有的,如我的老学长周恩来。他在班上的座位是在第一排当中面对师座,这在当时南开是最佳学生的荣誉席。

我如今坐在和周恩来、曹禺也坐过的差不多的教室里,差不多的座位上,能不思绪万千?我的恩师们给我最广、最深的教诲,不是哪一篇、哪一页、哪一行,而是——上纲上线地说是爱国主义、人道主义、人文主义、人本主义。有这些主义为基础,我才能最终倾向、信仰马克思主义,日渐体会到憧憬中的理想社会——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,“民主并科学”,在法国大革命中,在任一种大革命中均未能完美,惟寄希望于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真正实践。

在南开存档中得见,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夕,周恩来在1936年5月15日致函张伯苓校长说:“曾闻师言,中国不患有共产党,而患假共产党。自辛亥革命十余年,所成就者,尚足为共产党之证,未曾以假共产党

之行败师训也。”能不深思恩来语,辨此真假。

再过两年,2004年便是南开建校百年纪念了。尤忆九十年纪念时,台湾的剧影名流、南开校友并天津同乡来这南开礼堂,和天津同行一起演出了当年周恩来演女主角的《一元钱》,我荣任导演并扮演了我添加的剧中主持人。我在后幕大幔上设计了一幅对联,题作:

周君恩来当年演新剧
海峡两岸今朝吟古风

又是百年纪念了,我还能做些什么呢?惟可告慰于我的校长、恩师、新老同学们,是我还在徘徊于剧场,写剧乃至演剧,延续我南开剧风。

再录我写在八十周年校庆之际的贺语:

大江歌罢忆南开

南开!南开!

巍巍百载!

培育出多少英才,

继往开来!

遥想当年,万家家宝,

书生年少,粉墨登台。

我追迹踪瑞庭堂外,

白杨树下紧徘徊。

念春秋几何,同窗如许……

小超大姐也曾在,

数人物,先辈校友周恩来!

序

来新夏

《南开话剧史料丛编》的编者崔国良兄是我多年的旧识,我们曾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同驾一套马车。我任社长,他是书记。他性格耿直刚烈,勇于决断,我因较他年长,处事含蓄,常做些平衡协调工作。我们因为性格的互补,所以一直和谐地共事六年。退休以后,他不像有些人那样——钓鱼、打牌、学书画、去旅游,安然消闲。而是选择重点,继续专攻南开话剧运动的研究,以大部分岁月,沉浸在旧书刊中,爬梳整理有关南开话剧的史料,从事这方面的著述。前几年他已编撰过《南开话剧运动史料》和《张彭春论教育和戏剧艺术》等。近年又殚精竭虑地进一步广收博取有关南开话剧史料,大有竭泽而渔的气势,终于在南开大学九十周年之际,完成了一部百余万字的巨著——《南开话剧史料丛编》,实在令人震惊和钦佩。

《南开话剧史料丛编》开宗明义标明以汇集史料为宗旨。史源主要是南开校刊及出版物如《南开星期报》、《敬业》等等。国良对收录入编的门槛甚严,只收有史料价值的文字,对无史料价值文字,虽为原件,亦概不收入。他为南开话剧运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这是对学术真诚所创建的功德善举。

这部巨著共分三卷:

一是《剧论卷》,汇集有关话剧的理论研究和一些评论,都采自当时报刊,下限止于2009年,收入张伯苓、张彭春、周恩来以及诸多署名作者的理论性文字,也就是说这一卷收录了自1909年至今的百年话剧理论。围绕着话剧理论这条重要线索,约略地显示出话剧自萌生经发展、中衰、复兴等不同阶段的历程,脉络清晰可寻。这是南开话剧对中国话剧所作的理论贡献。它奠定了中国话剧的理论基础。

二是《剧本卷》，所收材料截至 1950 年，共收百余种剧本，分三种不同情况：一类是见收剧本全文，共四十余种，按年代先后编次，最早的是张彭春先生于 1915 年创作的《闯入者》，有蔡丽文和黄燕生两种译本，蔡译名《闯入者》，仅有二、三两幕，因阙第一幕，本《丛编》未收；黄译作《入侵者》，为三幕原本，一名《外侮》。同年，张彭春先生还创作了《灰衣人》和《醒》等剧，都是用英文所写，后译为中文上演的。1916 年，张彭春先生曾在《入侵者》的英文本上做过修改。这几部戏奠定了南开话剧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起步点的地位。隔不几年，张彭春先生主稿的五幕剧《新村正》问世，成为从文明戏过渡到现代话剧的标识。第二类是《南开早期话剧幕表及详志》，收有 10 余种，大多不够完整。“幕表”简言之是一种剧本大纲，有角色，有上下衔接，有剧情，但无具体台词，给演员即兴发挥留下空间。“详志”只写场次、角色及剧情内容，比“幕表”略详，其中如二十三幕天然剧《仇大娘》的内容详志，最具代表性。所谓天然剧，是指台上无布景、无道具，只有简单的桌椅。这出戏署名南开学校新剧团编演，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印行。据编者考证，是周恩来所记。第三类是《剧目提要》，收 60 余个剧目，每一剧写有提要，使读者对剧情能够有大致了解。

三是《编演纪事卷》，收录一些与话剧有关人士对演剧、编剧、演员的回忆，表达了各作者对话剧理论的认识和话剧活动的记事，对研究话剧发展是第一手资料。其中周恩来所写作文《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》，述假期中犹致力于话剧活动并执笔写《仇大娘》剧情内容等事况。另有《新剧筹备》一文，可见当时编写剧本之方式。该卷所收胡适所写《与 TEC 关于〈论译戏剧〉的通信》，原刊于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三号，编入时编者摘其中片段，易题为《谈南开新剧》，认为南开新剧团是“中国顶好的了”。编者又煞费苦心地搜集和整理了自 1909 年到 2009 年百年间有关话剧的新闻报道。内容充实，首尾完整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认同度。

《南开话剧史料丛编》是一部百余万字的史料巨制，但它不仅仅是一部史料的简单汇总，除了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汇集外，更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编纂方法上的特色。

编者遵循史料汇编最基本的规则,注意史料的深度与广度。他尽数十年之力,穷搜深挖,尽量将所收资料,提供给需用者;但又不是有文必录,而是将搜集到的史料经过审视和筛选,对某些虽为原始文本,但却无史料价值和具体内容的,则加以淘汰。编者对所选史料按时间顺序编次,使史料本身体现话剧发展的自然轨迹。这些史料不仅体现天津为北方话剧的重镇,并较大数量地为天津地方文献作了文献积存的工作,充实了天津地方文献的库存。

编者不仅仅把史料纂集在一起,而是对全部史料加以分析和研究,他认为张彭春先生于1915年创作《入侵者》等剧是有深意的,因为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袁世凯图谋称帝提出21条的年代,张先生的《入侵者》无异是中国人民的怒吼。这种分析,不仅断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复兴话剧的地位,也为评价张彭春先生的爱国情怀提供了明证。

编者国良兄是将一生贡献南开的南开人,他于退归林下之后,不是寻求自娱自悦,而是奋力崛起,为南开增光添色。他以古稀之年,笔耕不辍,虽然体力大不如前,但他不以为意,依然奔走各方,夜以继日地纂集丛编,终于在南开建校九十年之际,完成了这部巨作。完稿之后,他把全稿送来,请我作序。我近年因年老体衰,很少应承这类事务,但一经粗加浏览,就情不自禁地愿为他效力。在行文过程中,我陡地想起唐释齐己的诗。诗云:

流水不回休叹息 白云无迹莫追寻

闲身自有闲消处 黄叶清风蝉一林

这首诗非常直白地昭示人们:对过去的一切,要无怨无悔;对未来的期待,也要无欲无求。空下的身子,自会有打发日子的去处,最好像蝉那样,不再噪鸣,隐入林中,静观黄叶的飘落,面迎徐来的清风。我愿与国良兄共读此诗,以甘守寂寞,志在淡泊,愉悦终老,不亦善乎!是为之序。

岁在己丑金秋,写于南开大学邃谷,行年八十七岁

序

田本相

在纪念南开大学九十周年之际,以陈洪为首的编辑委员会,以崔国良、夏家善、李丽中同志为主编,出版的三卷本《南开话剧史料丛编》,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。它不仅对于南开大学校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,更对于中国话剧史的研究,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。

摆在我面前这部巨著,让我惊异南开戏剧有着这样辉煌的历史,这样令人瞩目的实绩,而且竟然留下这样丰富这样完备的历史资料,这简直是中国话剧史、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崔国良、夏家善和李丽中同志,曾经编辑出版过《南开话剧运动史料(1909-1922)》《南开话剧运动史料(1923-1949)》,而这个三卷本,所收集的资料,更为丰富,更为完备。他们多年寻查,锐意穷搜,发现了提供了一些新的剧本、新的戏剧论评和新的剧团史料等。

第一卷南开话剧剧论卷,收集了在南开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南开戏剧的戏剧理论、剧评等约二百篇。第二卷剧本卷,收集了原创剧、翻译剧、改译或改编剧四十部。这些剧作,或者是南开剧团创作演出的,或者发表在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刊物上;南开早期话剧幕表及详志十部;还有南开话剧剧目提要六十九部。这些,展现了南开戏剧运动的实绩。第三卷,则收集了有关南开话剧编演的历史的记述、回忆等史料,一百五十余篇。

当我初步阅读了这些珍贵的史料后,我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,对于南开的戏剧运动应当重新给予评估和深入研究,那么,与之相关的是对于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、作用和意义等也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。

南开戏剧,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京津地区颇负盛名,胡适在1919年就对南开戏剧给予很高的评价。他说:“北京也没有新剧团。天津的南开学校,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。……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(教职员居多),做戏的功夫很高明,表情、说白都很好。布景也极讲究。他们有了七、八年的设备,加上七、八年的经验,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。以我个人所知,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。”^① 胡适对张彭春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才能也颇多称赞。

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,南开戏剧即不再为人提起,也不为戏剧研究者所重视。直到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,才开始了对南开戏剧的研究。

曹禺先生是最早倡导研究南开话剧的,在大百科戏剧卷的编写会议上,他就提出,对于张彭春和南开戏剧应当给予评价。后来他又不断回忆周恩来曾经对他说过的话:“周总理在世时,曾对凤子和我一再提及,要编天津话剧史。”黄佐临也说:“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对曹禺说:‘写中国话剧史,不能忘记北方话剧发展的历史。’他的话,不仅是指1909年创办的‘南开新剧团’,也包括天津、北京以及北方各地的话剧运动。”^②

这里,我特别提到,在新时期开启南开话剧研究的,一是由于怀念周恩来而研究南开话剧的,一是马明同志,可以说,是他揭开新时期研究南开戏剧的序幕。他的《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》一文,引起话剧界的重视,并因此文将南开戏剧第一次写进中国话剧史册。

从现有的史料来看,南开话剧运动是中国话剧史上校园戏剧,也可以说爱美剧运动历史最长,开展得最有系统也最为完备的戏剧运动;同时,也是在中国北方创立新剧的最好最有力的戏剧团体。话剧界有所谓“南有南国社,北有南开新剧团”,所谓“南洪(深)北张(彭春)”的说法,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可以说,南开话剧为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展作出它特有的历史贡献。

南开戏剧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,有以下几点:

① 胡适与TEC关于《论译戏剧》的通信,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3号,1919年3月15日。

② 《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——张彭春·序》。

一是,南开新剧团无论是作为一个教学的辅助机构,或者作为一个剧团,就中国话剧的发展历史来看,它有着明确的宗旨和追求的目标。

它的创始人张伯苓校长曾说:“南开提倡新剧,早在宣统元年(1909年),最初目的,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,改良社会,及后方做纯艺术之研究。”^①也就是说,除最初阶段有其实用的功利的目标,其后一直坚持的是把戏剧作为艺术来开展的。

张彭春那样热衷戏剧,倡导戏剧,导演戏剧,也是有他的崇高的艺术追求的。他在南开提倡学生应当有一种艺术的生活。在他看来,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杰出的人才,甚至“伟人”,而他所倡导的“艺术的生活”,基于“伟大的热情,精密的构造,和静淡的律动,这三个艺术的元素”。而这样三个要素又是“和我们的生命的很深处,有密切的关系”。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:“凡是伟大的人,第一要有悲天悯人的热烈真情;第二要有精细(深微)的思想力;第三要有冲淡旷远的胸襟。要得到这些美德,不可不管艺术的生活。”^②这样的一种艺术追求应当说是崇高的。

南开新剧团正是有这样一个宗旨,一个目标,或者说一条路线。而有了它的独特的性质,独特的道路,独特的风格。它不同于职业剧团,如中国旅行剧社;也不同南国社。前者,因商业而使它最后走向解体;后者因激进而左转,同样也难于坚持,田汉转向之后,走向革命走向进步,但在戏剧艺术的追求上却遇挫折。南开新剧团,虽也有小的曲折,也有经济上的困难,但是,却能坚持在戏剧艺术上有所追求,始终稳步前进。诚如曹禺对北京人艺的题词:“骆驼坦步”,不断前进。

其二,有组织,有领导。南开新剧团从开始创办,就有校长张伯苓的强有力的领导,十分明确地将演剧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;组织老师参加其中,不但作为他们自己的业余活动,更成为剧团的中坚。

① 《谈南开新剧》,《校庆特刊·南开四十周年纪念》,1944年10月。

② 张仲述:《本学期所要提倡的三种生活》(1926年2月16日),《南开双周》第1期,1928年3月19日。

张彭春先生,实际上是剧团的艺术总监和总导演,这就保证剧团在艺术上不断提高,而不至于半途而废。虽然,剧团只有在每年校庆演出,但是,剧团却不松散,平时也有编剧、筹款、排练、演出等活动。

其三,尤为难得的是,它重视理论,重视开展戏剧批评,使成为一个具有理论方向的业余剧团。

在演剧上,他们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导,同时也不排斥其他流派的演剧方针。这里,应特别提到周恩来的《吾校新剧观》一文,它集中体现着南开新剧创作和演出的理论导向。

张彭春的戏剧思想,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,他推崇易卜生,但是,他绝不像胡适那样只是强调“易卜生主义”。他创作的《醒》和《新村正》,不但早于胡适的《终身大事》,在戏剧艺术,在对易卜生的现实主义的诠释和领悟上,都高出胡适一筹,在二三十年代是有其独到见地的。我以为,他同宋春舫有近似之处,不但对外国的戏剧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,同时,对中国的戏曲有比较正确的评估。这也是张彭春得天独厚之处;于此,又与同时的洪深有所不同。张彭春作为一个导演艺术家,他不但把欧美兴起的小剧场的理念带回中国,而且把欧美最值得吸收借鉴的剧作引进来。最为可贵的是,他把对中国艺术精神以及中国戏曲的精华的把握,融进他在导演艺术之中。这样,决不会简单照搬,食洋不化。

而值得注意的事,他在戏剧艺术上所探索的路线,是值得总结的。从他的创作来看,无论《醒》和《新村正》都是写实主义的。显然,他认为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现实主义的。在引进剧目上,也是有计划地把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搬上中国舞台。他避免了那种误解易卜生问题剧的做法,而是把易卜生的戏剧以精湛的舞台艺术呈现出来,因此,才轰动京津。

同时,他又把改编外国剧目作为探索的一翼,如《财狂》和《争强》的改编和演出,都取得巨大的成功。

就是张彭春这样一个系统地戏剧试验的路子,带出了一群学生。曹禺就是在他的一条戏剧试验的路线中走向创作的道路,并成就为一个伟大剧作家的。

其四,是它的开放性。校长张伯苓能够在 1909 年就把话剧这样一个西方剧种引进学校,可以看到他开放的胸襟。此后,他在中学教育中,将各种有益学生身心的艺术纳入业余活动之中。由封闭的单纯的课堂变为开放的多元的活泼的大课堂。

而在戏剧活动中,不但鼓励学生演剧,也鼓励学生创作剧本,翻译剧本,发表在校刊上。南开的校刊成为戏剧的一个阵地。从发表的剧本来看有,多幕剧、独幕剧,正剧、悲剧、喜剧、闹剧,还有诗剧、趣剧;从吸收外国戏剧来说,既有易卜生、莫里哀、莎士比亚等这样的大家,也有新近的爱尔兰剧作家约翰·沁孤,以及现代派的剧作家梅特林克,唯美派的王尔德等,曹禺在班上的晚会还演过未来派的剧本《换个丈夫吧》。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氛围,使参加者的艺术视野开阔,善于吸纳新鲜的事物,有利于参与者的创造力的培养。

在南开的戏剧氛围中,为中国的话剧和电影界培养出一批人才。像南开中学的老师吕仰平、佘乃如、陆善忱等,又如孙瑜、金焰、吴博(鲁轲)、黄宗江等,与曹禺同代的,参与演剧的人就更大大有人在。在史料中,可以看到受益于南开戏剧的人物很多,可见其影响。

总结我的想法,南开戏剧对于中国话剧的最重要的贡献,是它在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戏剧艺术发展的路线;这样一条路线,可以说由于曹禺而延伸到国立剧专,延伸到全国,形成了以曹禺为代表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。

最后,让我再一次祝贺《丛编》的出版,希望由于它的出版而深化南开戏剧的研究,深化中国话剧的研究,并且能够对于当前戏剧、校园戏剧有所启示。

2009 年 8 月 25 日于京东罗马嘉园

前言：南开话剧百年漫谭

崔国良

今年是南开话剧百年。

我们将新编的《南开话剧史料丛编》呈献给戏剧、教育、史学等文化各界及广大校友和读者，可以进一步地，较全面地了解南开话剧发展的轨迹。

我们曾在《南开话剧运动史料》两书中，曾写过《南开早期话剧初探》和《南开话剧运动再探》两文，谈到我们对南开话剧的认识。现在借此机会，我们再简略地就南开话剧百年发展的历史，谈几点看法。

一、南开话剧开启了中国话剧现代化的进程

我们在1984年的《南开早期话剧初探》一文中，提出中国话剧“两条渠道输入论”的观点，即一条是春柳社1907年10月间接地自日本将西方戏剧形式输入到我国的上海等地；一条是南开校长张伯苓1909年初自欧美直接地将西方戏剧形式首次输入到南开、津京等地；这两条渠道汇合、发展形成中国话剧。

现在《丛编》中提供的史料证明：张彭春1915年2月14日前，“已著短剧数篇。”^①目前只见到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三幕剧《闯入者》^②、《灰衣人》^③；还在1915年末创作了独幕二景剧《醒》^④。

① 1915年2月14日《胡适日记》，见本《丛编·剧论卷》，第395页。

② 《闯入者》，据1915年9月、1916年1月英文《南开季刊》第1、2期连载的最初版本，现只见到《南开季刊》第2期最初版本的第2、3两幕文本由蔡丽文译，译为《闯入者》，见崔国良，崔红编《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》，第333-346页。该剧的修改本由黄燕生译为《入侵者》，三幕剧全文，见本《丛编·剧本卷》，第3-27页。

③ 《灰衣人》，见本《丛编·剧本卷》，第46-50页。

④ 《醒》，1916年10月9日在天津南开学校首演；12月16日南开英文季刊“NanKaian”（南开人）将《醒》剧英、汉对照本，作为附页发刊。